

THE MARRIAGE

Ferdinando Frega - Nando the Scribe



GILLETTE: 婚姻

GILLETTE AUDIO — NANDO THE SCRIBE — GILLETTENARRATIVE.COM

我从来不是为格式而生的。出生时不是，61岁时也不是。我的思想总是沿着一条直线向行动进发，而被留在身后的那些话，只以回声的形式存活——一种语气、一个手势、一段比句子说得更多的沉默。

这一切始于我观察二十世纪初的那些夫妻。稳固的婚姻，漫长的一生，以及用人类发明过的最古老的哲学来处理的背叛：心看不见，眼睛就不痛。那时候，出轨是一项家庭投资。孩子是副产品，工作是命运，婚礼是唯一真正的开销——红包付了喜宴，其余的由新人自己承担。人们说，那是因为没有电视。没有脱口秀。没有消遣。只有食物、亲密，以及身为人的原始真相。

那么，我做了什么？我开始结婚。到处结婚。

波兰，1985年。婚前阶段是一部杰作：她把一切都给了你，亲戚们宠爱你，人人都在微笑，因为他们知道，仪式之后.....接下来的50年你就只能靠自己了。

因为我在一所天主教寄宿学校里被养大了八年，我坚持分两个阶段：先是精神上的仪式，后是法律上的文书。很久以后。太晚了。其实.....从来没有。

1985年到1992年之间，世界相信我差不多结了三次婚。仪式完美无缺。法律那部分呢？我总是“没空”。

后来，生活做了它一贯会做的事：它给我送来一个住在离我家100米远的女人。她打破了这套系统。她嫁给我时深信这是我的主意。我让她这么相信。因为输给她，感觉是唯一真正的胜利。结果：三个孩子，33年的婚姻。

但故事并没有在那里结束。1995年到2015年之间，我在世界各地又收集了十一次象征性的婚姻。同样的仪式，同样的魔力，同样的逃离。人们不相信我。他们至今也不信。

有一天，我明白了一件简单的事：我不可能娶遍地球上所有的女人。我不可能把她们全都留住。但我可以留住那些时刻。一次一个。因为女人——所有的女人——一直

都比我们男人优越。

而我仍在这里，仍在努力征服她们，一次一个时刻。因为那是我唯一真心相信过的婚姻。

Nando